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一二回 柳溪村李公然訪案 陶家廟賀人傑贈金

卻說施杰大聲道：「誰敢拿我同去？」褚標趕了一步，上前將他木棍抓住，往懷裡一帶，說道：「你打死人不同去？偏看你好惹不好惹。」一句話未完，施杰已咕嚕滾在一旁。褚標即刻將他按住，因對地保說道：「這個人交把你了。後面還有個姓姜的婦人，一個姓柳的女子，一起帶著，隨咱同到總漕衙門裡面去聽審。」地保聽說到總漕衙門，哪敢疏忽？隨將施杰帶住，又將那婦人、女子叫來，一行人隨著褚標，直奔總漕衙門而去。一會子已到衙門，只見褚標進入衙門。那衙門的差役人等，一個個立起身來，垂著手兩旁侍候。褚標笑望眾人說道：「我今日在韓侯廟拿住一個惡霸，現在已經帶來。諸位可到頭門外招呼地保，叫他當心些，可不要被那惡霸跑了。咱進去回稟大人。」褚標進去，將前後的話，細細稟了一遍。施公即刻傳諭升堂，又飭令差役趕往淮安府，立提班頭花淦。施公升了堂，先將地保問了兩句。又將姜婆子、柳家女子，帶上堂來，前後問了一遍。這才傳提施杰到。施杰跪在下面。施公問道：「你就叫施杰？花振芳為何搶劫良家女子？你還助紂為虐！花振芳究係誰人打死？快講！」施杰知道抵賴不過，只得從實招來。施公即刻判：花振芳身死，以施杰相抵。

柳氏女子，仍著姜氏妥送回家。判畢正欲退堂，只見差役稟報上來，花淦提到。施公便叫帶上來。花淦跪在下面磕了頭。施公道：「你叫花淦麼！本部堂問你，你既身為差役，亦可知縱子為惡，搶劫良家女子，聚眾行兇，這應擬何罪？」花淦道：「罪該萬死！但是兒子花振芳所為，固是兒子不肖，小的失於檢束；也多因施杰這廝謀串。今兒子已死，小的實無怨言，求大人開恩。」施公道：「姑念你兒子已死，不再加罪於你，爾可自行備棺收殮。施杰，本部堂已將他給你兒子償命了。爾自此以後，可要小心辦公。下去！」花淦磕了頭，爬了下去。施公退堂，眾人各散。

次日早間，施公起來，梳洗已畢。才到書房，忽有兩隻斑鳩，飛在施公面前，左右飛鳴，若有申冤之狀。施公知道有異，便立住腳說道：「斑鳩！斑鳩！你若有甚冤枉，就一翅兒落將下來，本部堂好給你申冤。若無甚事，你可趕快飛走。」

施公話才說完，那兩隻斑鳩，已飛落在地，望著施公哀鳴不止。施公大奇，隨傳進來兩名差役，吩咐道：「你二人跟著斑鳩前去。無論是何地方，見有形跡可疑之人，即拿來見我。」

忽見斑鳩望著施公叫了兩聲，一展翅向上飛去。張才、李勇哪敢怠慢？只得趕了出去，望著斑鳩，不分高下，跟隨前去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施公見斑鳩飛去，進入書房。施安送上茶，拿進點心。施公用了早點，只見門皂在書房外面喊道：「施大爺！」施安聽見出來，門皂即呈上一張狀子。施安接在手中，吩咐道：「你等著，不要走開。」門皂答應。施安將狀詞拿進書房，送與施公閱看。施公展開一看，原來柳溪村三官廟道士王紫霞替他師父趙氣清鳴冤。施公看罷，吩咐候查明提訊。施安出外，傳知門皂退出。施公復將王紫霞狀詞細看一遍，暗道：「怎麼新任山陽縣，就這樣將老道屈打成招？這件事須得訪明白，才好訊問。」隨傳黃天霸、計全等人，進內論話。不一會，諸人已到，先給施公請了安，各人告坐已畢。計全問道：「大人有何吩咐？」施公先將斑鳩的事，說了一遍，才說道：「王紫霞替師鳴冤，告的是新任山陽縣屈打成招一案。本部堂想，這件公案，必得須往柳溪村，細細先訪一回。究竟三官廟道士，平時是否安分訪問明白，然後才好提訊。」計全道：「大人明鑒。」

施公道：「擬欲煩李五弟辛苦一趟。務要訪明根底，以憑訊究。」李昆答應，當即退出，收拾預備，往柳溪村而來。此時賀人傑知道李昆外出私訪，他便與天霸說道：「姪兒在此，終日無事。現在五叔出外私訪，姪欲同李五叔一齊前去，借可習練。」天霸道：「事無不可，但要格外小心。」於是天霸便與李昆說明。李昆亦欣然允諾。二人收拾停妥，各藏了兵刃、銀兩，出了衙門，往柳溪村而去。賀人傑又與李昆說道：「在姪兒意見，我們就在陶家廟住下。於早間出去，分頭探訪，晚間仍回客店。五叔意下如何？」李昆道：「甚合吾意。」原來陶家廟離柳溪村只隔二三里路。二人在陶家廟投了客店，便去分頭探訪。

賀人傑就在集上，揀了一座酒店，要些酒菜，獨自坐在那裡飲酒。忽見有個老者，形容枯槁，衣衫襤褸，進得店來，向旁邊桌上那老者緊行幾步，雙膝跪倒，流淚不止，口中苦苦哀求。那老者仰面搖頭，只是不允。賀人傑看見，好生不忍，便走過來問老者道：「你為何向他如此？有何事體，可對我說。」

那老者將賀人傑一看，見是公子打扮，料非常人，口稱：「公子有所不知，因小老兒前年欠了這位陶員外五兩銀子未還，員外要將小女抵償，故此哀求員外，只是不允。」賀人傑道：「怎麼五兩銀子，就要以女兒抵償？我不解？」那座上的老者說道：「原欠我五兩，三年未給利息，就是三兩。共欠三兩五兩。」賀人傑聽說，冷笑道：「原來三年利息，就是三兩，這利息究竟太重了。」又道：「當初有借約沒有？」老者道：「有借約。」人傑道：「既有借約，這銀子咱給他還了。你可在少待，咱便去取銀。」說著轉身出店，一口氣跑回客寓，取了三兩五兩銀子，復到酒店。向老者要出借約，當了大眾，銀約兩交。老者收了銀子，說聲「不該」，出店而去。那老者磕頭謝恩。人傑又向老者問陶老兒居址，那老者這才出去。原來這陶老兒，就是陶家廟人。他仗著兒子是個武生，一味盤剝重利，強霸一方，人人側目。賀人傑也便還了酒飯錢，大踏步走出去了。訪了一日，無什消息，晚間仍回客店，見李五尚未回來。因想起日間酒店之事，等到初更時分，遂改扮行裝，帶了兵刃，由店後越牆而出，直奔陶老兒莊上而去。欲知賀人傑潛在陶家莊，畢竟何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